

戰時不列顛

葉奔



MG
K956.1
1

戰時不列顛

蔣彝著



3 1798 0528 2

等等者，等王祖國得到最後勝利時，再主辭去，何患無期。但在未辭前，得為祖國畫一份國民義務處，他當竭才而為之。

的確，他沒有用，還是笑好。譬如英國這次作戰，有波蘭荷比法相繼陷落之後，困難處實在不少。德機差不多天天到英境各地轟炸，全國倉糧台和軍火庫，常常減少，新機增加，百物隨之昂貴。政府開支不時警告比象，還有更困難時期到來，準備犧牲。但同時又鼓勵勸導他們結實歡笑着 *Laughing*，去謀戰事勝利。報紙上不斷的刊載笑面英雄照片和戰時發笑故事。最近倫敦愛得在 *Londoner's* 一書中，將倫敦因電報中寂寞時許事蹟，二寶地撮製出來。很少聽到悲聲呼號聲，多是愛傷者從碎瓦堆中逃出者，救護隊看獲時，有時發聲及若某人員的笑臉，好像全倫敦依舊在微笑。又規事為納德民 *Quentin Reynolds* 所著傷者不哭 *The Wounded don't cry* 一書中，描寫英國人民在這次戰爭裏，極受死的枕擊，奮勇爭先，毫無畏意，好像整個不列顛也在依舊微笑。因為人人結實歡笑着，敵到處看朝氣。

一日，我作他的倫敦寫所給許彈炸毀了，指了一個管報者如房東，日他損失的東西一定比我的多。不久他來了，向我並立一處，衝着一天堆瓦礫發怔，忽然大笑起來。我問他為何什麼笑，他答為何什麼不笑，仔細一想，我們並未爆炸到另一個世界裏去，為何什麼不笑，還是笑好，我也隨着笑起來。



笑笑時息休人工女天軍造製



鐵鎂化熔着忙人工版造製機飛

這全靠着我，"the all depends on me."

這全靠着我五個字，在近日美國報紙上，大抵金工紙工，都可以隨便發現着，是使讀者用着不忘本身應做的工作和為謀戰爭勝利所負的責任。如何能戰勝敵人，這全靠着我。

政府應該負戰爭勝利的責任，與我何干？「海軍陸軍和空軍人員的努力，可得到戰爭勝利，像我一個人小百姓，沒有才大用處。」這樣說法，表面看去，似乎是人情之常，但要照這樣去推測一般美國人的心理，那卻是錯誤。

真的，這全靠着我，是美國人民於政府對德宣戰後的同一回聲。當政府要收集民間廢銅廢鐵等，東亞搬出不用替者的船鎗鎗餘，各家拆除門外僅有的鐵欄杆，處處鬧紛紛，不到一個月，飛機製造和軍火部的產額激增。當政府要搜羅舊雜誌舊報紙等，活潑潑的喬治把他的所有的兒童讀



服務軍士餐室中之婦女

物都捧出，右製有利老當也盡量將權年看過的刊物貢獻，是以新造紙張源源不絕，政府又說自費頭魚骨頭，可製成一種膠汁，為某種軍火中必需之品，於是家家戶戶的主母或廚司，都將餐後餘下的任何骨頭收拾起，等候政府派過派人來拿。諸如此類，很足證明美國每個國民在那裡設法盡個人應盡的責任，以謀這次戰爭勝利。

坎泰倫夫人去年度過七十九歲生辰，還是那麼有說有笑。她並不會到過中國，却對中國人異常親近，因為她曾與一位中國小姐在大學裡同學，彼此很要好。她大概有幾錢，住的房子是一所相當古老的

的大展，建築在倫敦高貴住宅區，主要是關於中國的書籍，她沒有不買着看的，而且常常提出問題與中國人討論。對於林語堂先生的著作，崇拜異常，也讀過我所寫的幾本小書，約過我會面，兩次文談之後，我們就熟識了。一天我又去她家茶話，從有些歷史博物館中走出，轉個灣就到她家，誰知到早了一刻鐘，她卻不在家，但包圍回來，道數之後，告訴我說她現在每天下午五點到附近早茶館坐談，二小時，碟子碗兒刀叉等早洗完，就回來得早，否則總是遲，也要看社交客人數多寡而定。我正在說高呀她是十歲的老太婆……她卻笑指着一盒巧克力糖盒蓋上，這盒靠着鏡，五個字給我，並且一面說着，我必是要做我的部份。(The secret is in the box.)

無論這次戰爭結果如何，並不列強人民努力為國的事實看去，不列強是不會類的。

第二種秘密武器 The second secret weapon.

秘密武器是這次歐戰中用得很廣的一個名詞，並不怎麼新奇，據說還是考希首先說出的。

最近英國保守黨主席羅金爵士 Sir Roger Makdonald 在衆會中，談到運動 (Motion picture) 會中曾說到，「不列強有兩種秘密武器，老實從來沒有夢見過，第一種是不列強全部擴張而勇殺的人民，第二種是邱吉爾，邱吉爾一天領袖，為全不列強及全世界自由人民所信賴。」

奇怪，邱吉爾不算不列強的兩種秘密武器。照理邱吉爾現已被推為保守黨台頭子，他的黨員是應當



受了傷的防空警員在笑



二作中 的子女 回 隊 隊 之 一



量商打猪和治任意鲁相首前



習演團民的中西暴風志

這樣恭維他，用漂亮話詞頌揚他，說他為朝野敵人的
 唯一秘密武器。其實蘇聯子說法，正是證明英國德讓克
 拉西的英精神，無論任何形式的政體，人民是真正立法者
 英國去政治家柏克(Burke)曾這麼說過。立國因這要
 有好精神，卻不要有好人民。要是人民不盡力擁護合作互助，
 即有好精神也是枉然。英國在這次堅苦奮鬥生死亡亡的戰
 爭裡，確可看出他的人民高貴的精神及邱氏領導
 有才之處，真可稱為西洋最優美的秘密武器。

最近去世之前首相張伯倫氏，有很多地方是不上邱
 氏，不說別的，單論兩人面部，即見分別。張氏多鬚，其髮
 上唇，兼之一對大眼，老像歌馬博夫諧的樣子。邱氏眼垂不
 大，嘴尖無毛，那有那不可磨滅的微笑，表示此輩刀在
 胸。

某日，我到英政府情報部去，想找些邱氏照片作我
 西報畫報的參考。一位很年輕而精緻的女職員拿出一
 大束照片給我選，我告訴她雖見過邱氏本人，但站在遠處總看不真確。她說：「邱君有的面孔，實真不
 好看，極像掃榻斯(Pitso)一種英國強盜」要是他不能微笑，簡直怕死人……我愛他的微笑，他的微
 笑，使看見他的人也不能不微笑……

的確，邱氏的微笑，抓住了全不列顛人民的心，使個個在他領導之下，也隨同他微笑，各盡各的
 責任，各獻各的能力，一致聯合成軍或隊的向前推動着，這就是「不列顛」的寶景。對面畫一



婦 護 看 與 婦 傷 受



苦盡了這幅畫後，我不能不想對祖國的一切。祖國抗戰已年了，同胞遭受極痛苦，顛沛流離，前仆後繼，不廢不撓，四年如一日，毫無怨言，這才真正是我們的第一種秘密武器，使敵人無所措手足。而最後勝利終屬於我。我們也有第一種秘密武器，那就是我們堅苦卓絕的頑強精神蔣介石先生。

到農村去

祖國抗戰不久，一位女友自滬來書，說她現已厭棄繁華，識時務者為俊傑，要到農村去實地工作。歐戰發生後，我也遇到一位蘇格蘭小姐的信，告訴她已到了某地農村，正努力農事工作。天下事真是無獨有偶，高介癡現代女性都願意到農村去。不過她要去的目的，大概激於愛國義憤，欲何農

民宣釋，努力抗戰之真意。這與英國到農村去的情形不同。英國工業發達，人民競入工廠而放棄農事，以致大好青山綠地，除驅使牛羊耕種，點綴其中外，別無耕種痕跡。我常常到各地鄉間去觀光，堪覺得可惜。英國在平時自外輸入食糧甚多，故無人注意耕種之必要。現在戰時，外來食糧漸少，人民生活所繫，是以政府方面私人方面，相發出到農村去的時候聲。風起雲湧，每日報章刊載事論，因會提出身聲。高潔勝利而耕種。"Dr. Neo"的口號，到處都可看見。這各城市中心公園地及民家屋前屋後園地，都被鼓勵設法種植蔬菜。

山茅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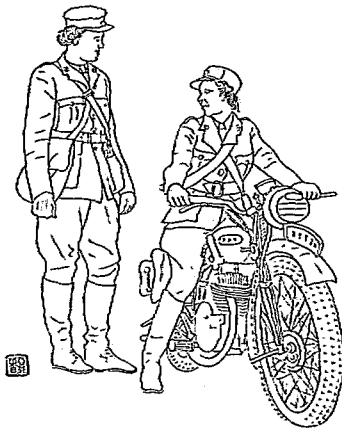
誰「到農村去，確是問題。戰時英國男子得服兵役，農村中只有少數男子，多被徵發入伍，連不得
不輪着女子身。由政府組織女子屯田隊 Land Army，小設檢閱，招收女子充當隊員，先訓練農事上各項知識，
後派往各地農場助理耕種。因是女子一揮新職業，兼有愛國情緒，故報名和入者異常踴躍，有女子
家女拉替女店員女戲子等，但不一定個個都能收效，
身體纖弱者多預排棄。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蘇克
蘭小姐，就是這女子屯田隊隊員之一。

她姓柯，名猶娜，是我給起的，自從我學過中
文一年，難免到不能坐着的歲數，都是天賦音韻，脆
大有力，最愛談到她用繩索攀登瑞士百爾帕山的
經過，我對之常進避三舍。戰前她想登四川峨嵋山
頂看日出，所以專學中文，可惜不能像她登山越嶺
之速。戰事開始後數月，我又逼着她。知道她已將從前
所認識的幾個中國字交還我，又在努力學習土耳其文，
因她想現在土耳其國境內仍可去攀登。她忽然會出這
煙斗來，不斷的吸着，使我非常驚奇，在英國住了這
麼多年，見女子吸煙斗者還是第一次。她告訴我她當空軍警員時學會的，深夜黑漆一團，不易度過抽
煙斗倒很不錯。她不久辭去空軍警員職務，改充過女子救火隊隊員兩個月，現在又是女子屯田隊隊員
了。無論她擔任什麼職務，總喜歡把地上下噴着塗染得像鮮血一樣鮮紅。我近來在鄉間看見其他的女子屯
田隊隊員也都如此，至少可證明女農是要比男農勤勞些，因為她們多做染唇這件事。我寫了一篇村故



空軍警員以救火隊員及空軍警員小兒

陸軍女子輔助隊隊員



請教他們。
 不操甚乎不精麻，精實全是女兒家。勇醫差醫藉眉漢，嘴工紅如四月花。
 英國天氣整個說起來並不好，但有春來後，紅花綠樹，倒也有趣，現在聖靈池女農，穿着馬鞍種，(很少用牛，田牛却與白狗重要食品)格外生色。遊與登時，我也常到農村去看看。

都讓女子幹去

數年前美國某女作家著一書曰：別子天無希望 (The World is not what it was)。概廿世紀戰爭，都由男子統治，不盡而起。人類史上，男子老居統治地位，數千百年來，時不克於你爭我奪，好像要再讓男子幹下去，世界永無和平希望。現在戰爭又發生了。

英國國會女議員艾斯達子普夫人 (Mrs. A. S. P.) 在不列顛婦女職業同盟會「國際版」(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中講演，對會者有十四國女子，曾說道：要是你們一非不列顛婦女一戰後回到各個國家時，請你們一非自由及女權奮鬥，那末我們總會有一天能得列世界真和平。我個人的意見，男子單獨幹是不能成就什麼事的。各個國家要男子正面嚴肅，只要看那些獨裁者所幹的勾當，他們以為女子生就是養孩子來替他們作戰。

照這麼說，男子似才是阻礙和平的罪人，但戰爭却是女權伸張的大好機會。試看戰爭不列顛全境

由，有好一件事，不是女子在幹着，從前女子職業限於作家、女教師、女管理、女店員、女招待、女書記、女醫、女護士、看護、女警等。現在卻有女司令、女軍官、女工、女田隊、女空軍、刺刀隊 (Women Assault Troop)、女海軍、服務隊 (Women Royal Naval Service 簡稱 W.R.N.S.)、女新警、女軍伙、女機本、女報販子、女警、女探險者、送牛奶女子、行行都讓女子幹去。從前上海有一位賣豆腐的漂亮女子，被稱為「豆腐西施」，那末英國就有「牛奶西施」，被稱為「牛奶西施」，「報紙西施」……到處都可遇見西施，當然不叫也能運動到聲名的東施，我寄居這裡，真好像置身於鏡花緣中，女兒國，難免林之洋，若及穿耳、裹腳的危懼，倒很願意常常同唐敖多九九這班人見見面。

這並不是說現在英國境內看不見很多男子，不過這史就直很大西寬闊，國首包括空、海、陸、地三部，兼之軍火及戰具製造，在在亦需要人力。大部份「男子」都被徵發支前而仍不敷用，最近連勞工部長貝考 (Walter R. Beckett) 還要全國女子登記而受政府委派做製造軍火各種工作。一般青年男女的嬰孩的婦人，也得參加。他們可得嬰孩，交由政府新設機關照顧。報紙上對這一群「小國民」感稱之為貝考嬰兒 (Beckett's babies)。可證在戰爭裡，婦女界也得擔當一部「重要」工作。

話又說回來，男子真的沒有希望嗎？我有時願意給一個肯定的答詞，但也有時懷疑。世界上紛亂，似不能全然歸罪於男子。無論如何，我是男子，不能承認我這一性類沒有希望，那很嚴重同將一切事業都讓女子幹着看。



牛奶西施

鑽進墳墓去

墳墓，好像只有我們中國人對之有特殊意義。英國普通人的墳墓，僅僅一個十字架，自發的月石塊做成，無錢的有木塊。如果是大葬，是無墳墓可言。我在這外過了七個清明時節，却未嘗禁止埋葬，倒也不曾懷遠之念。

歐戰發生兩年多了。某日天氣較暖，我決定到幽園(Ossington)去看新開的木筆池。坐在公共汽

作者在本墳墓中向世人微笑



車上層，居高時下，忽見沿道一身屋後園裡都有一座中國式的新墳。使我不禁驚異，走下去看看，卻原來是最流行的在特生防空壕(Special Air Raid Shelter)。怪，這在特生防空壕竟會建築得像中國墳墓一樣(如圖)。費由三塊鋼鐵板結合而成。板也約三尺深，前後各插入鋼板一塊，中間一長塊彎曲成了弓形覆以上，有草叢生，宛如吾國春大墳堆。後面一塊亦為之所掩，不能見，前面一塊則有一長方形孔，人由此出入，遠望很像吾國墳前碑石。這樣的防空壕，一為前由政大巨約翰安特生爵士計劃設備的，故得名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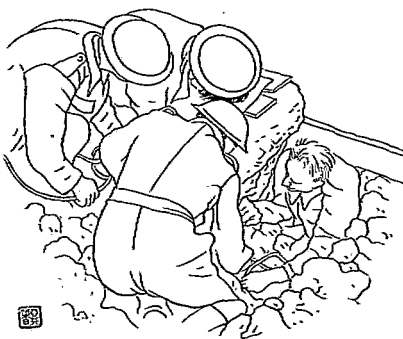
英政府為謀居民安全，曾費很盡力，別派員沿家調查，如每年收入未超過二百五十鎊者，可由政府代建在特生防空壕一座，不取分文。如已超過者，亦由政府代建特壕，俟至戰爭完結後，再付交政府款八鎊或比八鎊多之數，視壕之大小及家人數多寡而定。那時我的房東及三樓上另一家房客都怕將來要出錢，不欲簽字。乃由我一人請領一小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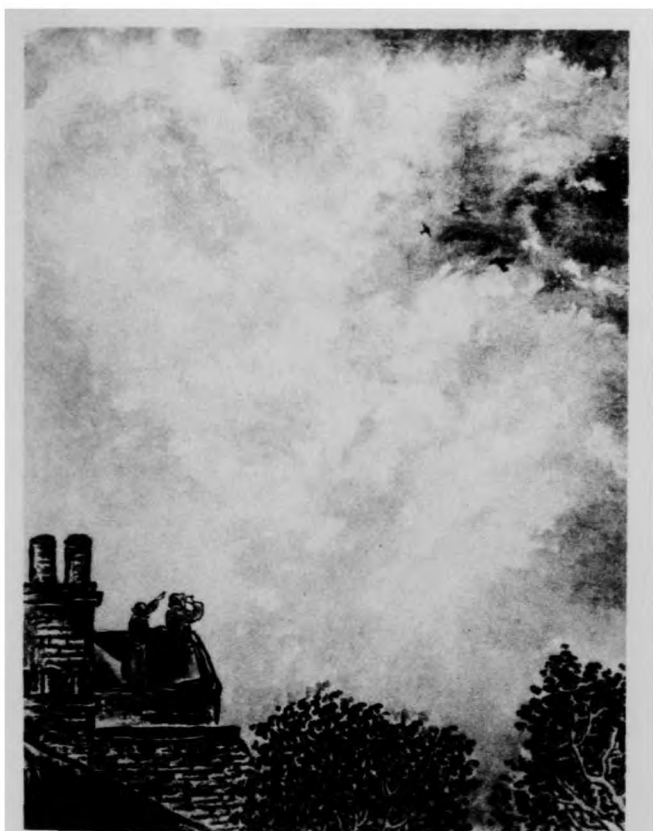
活 生 下 地 之 中 斃 害 河 蘇 倫

因不打算再離開倫敦。先陰逆督狀，空襲空襲報中不時發出，卻久不見政府派來軍隊空炸空炸者，我已漸漸把炮忘記。四五個月以後，倫敦大空，忽然來了兩個工人在一天內把樓做成。我只驚惶的問式發笑，仔細一想，這樓是我個人事有的憤事，但更足倫敦空襲太劇烈時，房東和三樓上房客都願意鑽進去，或者有一位先我鑽進去，那我不會鑽進憤事去的。房東全家又常住鄉間，這難題並未發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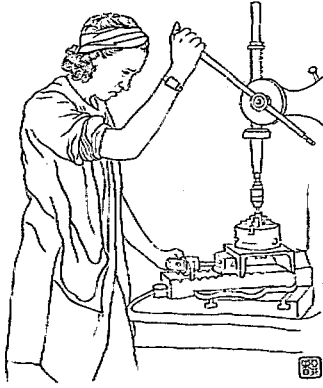
非萬不得已，我是不會鑽進憤事去的。第一次鑽進去時，卻不見其人，還有東大老同學周慶祥也。周兄現在倫敦大學化學學院化學工程師，在倫敦西面區，每晚受德機轟炸甚烈。以為我處處安全，且有一場事可以鑽進去，計遠來同住，彼此樂得有個伴兒。當他搬到那一夜，我們談起十數年前同學時莊事，非常興奮，特別關懷那時可數的幾個女同學，先那不見頭上切飛機聲總聲和高射炮轟擊聲。談之，各有歸去，周住在二樓，我不曾想到任何危險。大約四五時，飛機轟擊，我聽馬囉了，外面高射炮聲特別利害。周因電燈不見亮，遂披衣下樓，推看門一進在地下室走。周手張鑽進憤事，我因室內部，大小，悲容不下兩人，故推說太冷。果先已現，就同在一個破瓦上靠靠，念着跟筆帳天則。不到二十分鐘，外面起一陣失聲，叫聲，絕之大地震，房不剩于分鐘，外面起一陣失聲，叫聲，絕之大地震，房屋搖動欲倒，門框窗架都坍塌，粉碎，玻璃到處飛氣，我以為這枚炸彈落在後園裡，推毀了我的憤事。後來知道這枚炸彈落在遠處，四裏的所在，炸壞了三間房屋，死了個老小姐，兄弟三人，警察不讓我們在我居住處住，因為在左邊六家外又落下枚慢炸炸彈，(Slowly Bomb) 有隨時爆炸之虞。



救護隊員在工作



者 望 瞭 頂 屋



周同我手到明理蕭乾二元住處，發現純亮氏夫婦也在那裡，閃電戰中能和平許多社團友人在一塊兒聚談，倒很有趣。我請我家附近的一枚炸彈，是周從西南區帶來的。大家哄然西笑。過了三天，我們回到原住處，是夜飛機聲高射炮聲更響，周堅決三陸鑽進墳墓去，我無異議，這就是前面所說的第二次。這理這墳中只能容一人，周和我不得不把背靠到兩頭鋼板上，腿子伸不置，只得張口看着。墳外遠處炸彈落下的嗙嗙，與墳內泥土撒灑的咄咄，互相唱和。四處高射炮聲震碎了耳鼓，听不清楚周對我說的什麼話的無端光，又難合際，看見周不時把頭伸出墳外觀風色，大笑皆非，真描不出當時心情。

周終於搬到別處住。隨後我又同周東鑽進這墳墓中度過一夜。第三次第四次則是我獨自一人鑽進去，因為幾夜不曾睡，爽做抽了，反常覺得墳中很寬闊，連昏沉沉睡去。最後一夜裡，我本在墳中睡得好，忽然枝文掉頭又落在我的附近，把墳上的泥土都震鬆，撒滿了我一身，目瞪口呆。警警報撤除後，我回到自己房裡倒出瓶半餘下的車厘酒(Cherry)喝了一杯，同時成一絕句。

陣陣機聲陣陣雷，驚魂初定且銜杯。生平事堪誇，曾在墳中住幾日。

與死商無緣

剛把北英遊記(Notes on the North of England)寫完，預備畫十幾幅插圖，可是在高射炮聲中無法着手，就別半算來做這件事。三天後可得我的倫敦寫字樓炸得甚，豈非與死無緣。

八年來所贈藏的書籍及其他，難倫數時，並未把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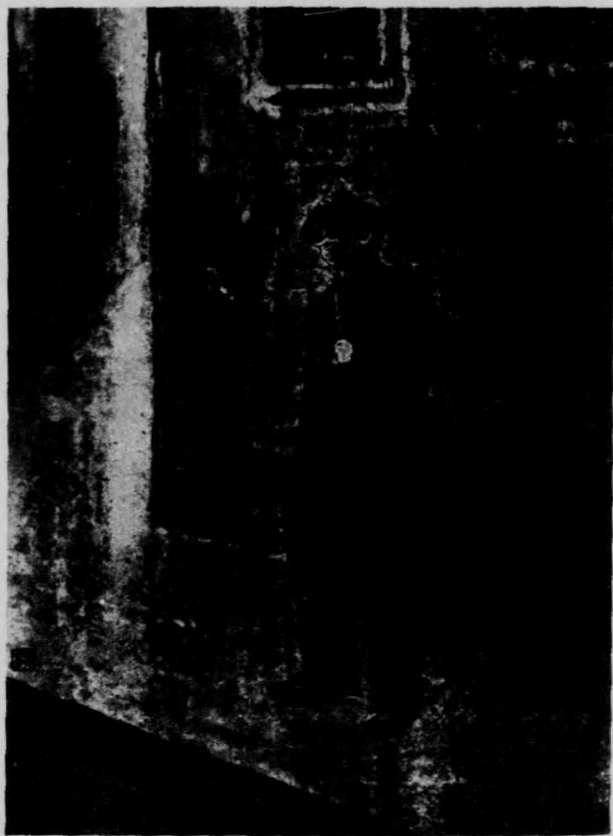
位置改變。而今房子炸毀了，他是否还存在，不得不請去看看。經常從牛津到倫敦，只要一個多鐘頭，連日各項運輸事件太多，也說不定。我引道倫敦時已是下午一點半了，必半以後這趕急程度，發現曾鑽進去過的墳墓已完全坍塌。幸炸彈轟炸處三個，入地三五深，只毀去房屋一大半，其餘尚尚整三如初，但有隨寺傾倒之可能性。一面拍管道炸處，一面親往地才炸毀洞請來該人搬移木架物件，能早時弄出一點是一點，但為新事所限，無法求志。回來天色漸晚，面對已經坍塌之舊屋，想起這本尚未完的稿子及友人寄存物件，這不願危險，能避避碎磚，輕輕扶上殘缺而作搖動聲的樓梯，惶惶偷運半下樓。忽見一警官立在破牆外向我招手，問我為何攔入此危險房屋，並指著警官肩荷老齊明我是應該提將官裡去的。至此無法可想，只得勉強笑道：我所住的房子現在已經被炸毀了，能今晚正無枝宿處，那警官並未回答就

走開到別處去。

冬天的日子真短，寒務忙的冬日更短。夜已來，空襲警報也發出了，我先跑到那裡投宿去，的確是問題。想起平常替我收拾房子的老婦人，就在對門居住。她炸彈法不能不花臉已經落過的地方，且在前，得先借住一夜。那老婦家無隔簾之障，我又整一日未得飲食，肚皮裏餓得，不得不外出就餐。外面真真得可以，除了天空中偶然看見高射炮發射的大炮，什麼也不清楚。路上背人似乎沒有，在十字路口不叫碰別動立著的防空警警。後來到了亞小飯館。客人連我共三個，女招待卻比客人多。我大疲倦，無精打采的吃三隻，就起身回到客廳去。正在下雨，二步一步的摸索走着，步履艱難。手帶氣袋於葛羅德堡最伯夜裡散步，這時路上卻靜寂得可怕。轉過王公路，正走到台口所見全部炸毀的一所天主教堂尼地產室，想起那被炸死的三個女兒，未免有些心緒。不大覺覺煤氣臭味很重，大概那處廢被炸後，煤氣管同時毀壞而沒有堵塞好的原故。煤氣味既越來越



女 警 差



蔡警防空的毛卷頭街五鶴中辰里



何魯意佐治

中年男子脾性多古怪，不比中年女子古怪。人有些英國婦女，尤其是年過四十五而未曾出嫁者，總有些怪僻性。

不說別份，單單問她們在月經中喜歡不喜歡吃豬肉，據我身來談話經驗，十個中就有六七個回答「不吃」。究竟為什麼不吃，卻又說不出。但他們倒非常愛吃豬皮。這和豬鬃不同，這兩種都是員豬用醃煙而成的。前者有臭味上海陸揚為甚。後者則似金華火腿而比較柔軟。在那班婦女們的意思，豬鬃與豬皮終不同於新鮮豬肉，豈不可笑。

自食者部，是我國一般窮苦沒有錢買用地的氣話。其實我國人士真能常常買地的倒不多，這話也可捉得在。要是地地應月到英國來，恐怕就會得罪人。英國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得吃肉，甚至天天吃肉。餐餐吃肉。固然這肉多是豬羊一類。肉豬用等。我本不大注意這些事，自戰事開始後，居在英國境內的人，每個都由政府發給一本食物配量簿，規定每人每週可買多少肉吃。起初分量很多，後來逐漸減少，到現在竟有許多人竟一嘆無

死無緣。

這是一個月前的事，現在記述出來是我真的高興。深，我受不住，想回轉走別的方向不可能，只得直衝過去。當我剛跑過那危險時，跟前忽然一亮，縮之一時，我聽到一聲，神色尚清，似見一炸彈，向我不遠的地方落下。立即往地上躺著。黑暗中辨不出方向，我竟倒在一個牆壁上。炸彈到了地，會把舞臺，把我從矮牆又播到地上。大約就在那時，我覺知覺完全失掉，也許是我太疲倦因而昏沉過去。兩個鐘頭光景，雨點落在我的臉上太清冷，才醒轉過來。已經溜走回到那老婦人家中。第二天大清早，我去看那炸彈落下處，幸而未炸毀一間房屋，未傷人。

五丘奔踏助清除街道



肉吃之苦。

豬原本不善數年正月，豬肉倒要吃，但不多。一時沒有肉吃，對於我是不成什麼問題的。有倫敦寫所被炸之後，就打算在牛洋作長時期居住。日亞對已毀傷之善善及其他各物什謀皆被及善故，不得不常到倫敦去。在往來根有幾週，善物被放出一部份，但零亂得很，破損了的也不才。整理起來很費時。加之搬運個在更有種種困難。這繁累期中，對於被產三好馬馬虎虎，究竟吃了些什麼，現已記不清楚。雖無記若夫子在陳純種之厄，但我三月不知肉味，卻無吝嗇言。

一切都要妥當了。說也奇怪，心緒漸漸下來，新年就到了，非常想吃豬肉，特別想吃紅燒豬肉。不僅我一個人是這樣想，同在牛洋的或在在朋友人，甚至齊王毛勳德這羣是業別有同樣要求。雖然屠業會新我亦許這著，描述購買任何自願的難處，願我們不要存奇想，但我們那首廿你，先思我引倫教管田一頭蓄油，後再分送何并其，各個丹產購買豬自，兩個文前頭。計開如此，可是一天一天過去了，誰也買不着。有一天甚至整個文乎對某市場去，但落人散，僅有的才送豬，早經顧嘗一空。趣是買不着，越想吃得耐著。我們

碰在一塊兒，言必及紅燒豬肉，簡直不覺得自食者可耐了。某日標準晚報載，前首相忠意治農場裡養了五百隻豬，發想要我們止廢，惟有寫信向佐治和亞點點豬肉吃。

佐治比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首相，同盟國所以戰勝協約國，全賴他超超的領導能力與勇敢精神。現乎進入此次戰爭發生後，康者再度出山呼聲，不過他始終認定英國食糧為戰爭一最大問題。除親自日夜從事農場工作外，二在在國會提出提案，一面深謀遠慮國民眾注意精神。言論平來不減當年。猶身交着見報上載着他的相此言論時，總想到我國從首有許多

女 按 玻 璃 窗 者



工人官員若唔着致在歸回籍農的調子。是否能使在
治民裏的利農場裡去實際工作一樣。都難斷定。這著且
不管。我既打算向何治民要豬肉吃，目標盡一幅在治民
與他的豬友商量情形，誰知他們不要好，互相笑話，豬肉
是吃不著的。

幹 去 的 話

首倫敦市政府主席在工黨重要黨員赫伯特艾理遜
(Herbert Morrison) 入閣後第一日，主張在這戰爭緊張時期，
一切事只有三即：幹去，不容遲疑猶豫。因此他對於三黨政府

現時不利題最鮮明的。說到處都張點着，人們口頭中也常用以自勵勵人。的確，無論何廢事，到了緊急河頭不從
遠聲去，說有何益。

莫說現在英國由荷大且兼國信文日，能說能幹，關於改善地下車站防空樓衛生情形，以及添設大眾堅強防空
塔塔 (Common deep shelters) 等等，真不遺餘力，可算不得不利題戰時政府中一員健將。在工者能加此勤勞，在下者勤
苦尤甚。國家與亡亡夫者責，英國人，辦他們對國的自負責任最清楚，前而能已提過，現在讓給未談談他們志
操，幹去，僅舉一反為例，頭一位是路昂士塔佛拿君。我認識他是在五年前的夏天，自他那時想為他所主編的倫
敦圖書雜誌出一千回專號，約我幫忙。結果因不另採集適當材料，未能辦成，但我們友誼卻仍起來。他并在五千
開外，本不受徵發兵役限制。不過他覺得國家多事，應當竭盡一己責任，遂辭去雜誌主編職務，投充志願兵，誰
知他身體過高而細弱，被研禁不收。後來仍苦編圖書雜誌，下辦公室後即到附近民團 (Civil Reserve) 局服務。前
不多天我到他家住了兩日，每晚見他捉著槍自己操練甚勤，然後再外出隨隊巡哨，風雨無阻，至天明而歸。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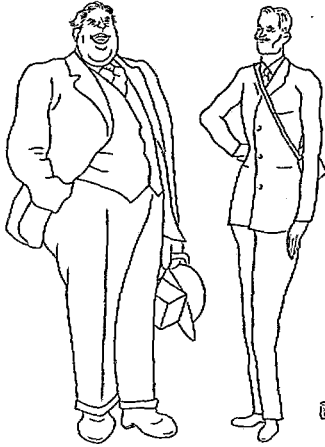


去 裡 壕 空 防 制 童 兒 群 一 導 領



圖公斯姆詹聖通路登艾相外英

態神之友英位兩



圖

夫人笑對我說：「夢是他不先自己操練下，恐怕就難避隊長長的懲罰。」他和我都笑起來。細想他那為國精神最佩之餘，我不由慨然。另二位是約翰翰衛德當教授，為英國現狀最善家之一，任羅斯敏博物館 (Rothwell Museum) 館長。最心折於吾國藝術。嘗用我國羊毫畫畫蘭竹，頗有可觀。我們彼此信任和遠甚密，多是討論藝術上問題。最近他忽來一信，說明他已升任民團隊長，忙於訓練其他團士，無暇作畫已有數週矣。末了請我不要按照中國現況與兵者的辦法來看待他。他的身體很肥胖，身起製服束雖不美觀，然其款款臨則解有餘裕云云。根據此二種為國熱忱實無僭遠的義氣，浮於紙上。

僕人人都有著這樣幹去精神的國家，我相信無論如何是不會被滅亡的。

受傷者之一

英文 W. H. 一字，普通譯為受傷者。我這意思則非是因為在本身上看不出真正的傷痕。

嘗我寫倫敦點時小記者艾登先生 (Mr. A. J. A. 由任英國自治領大臣。我把他和那時中政大臣約翰安特與爵士 (John Anderson) 畫作左右兩門神，穿著中國古裝服裝。由他兩人是保衛英國本境及領土的時候二將。

不知怎的艾登竟完了我這本小書，收藏了我的好西德之書。一幅畫，因此得與他面談機會。他有一侄親戚是我的朋友約了我知他在一場戰爭中受傷。在這種軍事傷亡之際，我以為他不會有二天來。他卻招呼我，從此介紹之後，他對我笑了一笑說道：「我是受傷者之一 (One of your wounded)」。其餘的戲

住，你沒有看見過，我拿出來。

房中只有我們三個人，各喝了一杯啤酒，即入餐室就餐。菜數並無特別處，一邊吃一邊說，語難不及於政治問題，但最後談話中得知艾氏辦公極忙碌，並寄於每日報章及週刊雜誌上重要文字必讀過目。也許他部中有職員剪報，但也要他親自到河去看，看後能記得。

艾氏是公認的英國美男子，對於來者很講究，這次見面，才知毫不虛傳。他年約五十，在政治上仍算是青年，雖已一任。但他的精神及遊息絲絲石轉淺淡顏色，足證其未操勞過度之處。他前日與已故首相張伯倫氏意見不合，辭去外相，及戰事發生，再度入閣任自治領大臣，旋即由爾氏擔任首相，改任為陸軍大臣，最近日哈里法克爵士辭職後選任為駐美大使，遂復任外相，一年內三任要職，豈非今日國倚界甚欵。

英國境內雖富有自治精神，閣員大臣等都很隨便，外出時並無護衛。艾氏常於晨間在聖屋姆斯公園中散步，有時一個人，有時同夫人一道，或者帶同他的兩位男公子，態度總是非尋常闊達。衆想像的把他畫出來，忽被衆友看見，則各有一美男子印像在心，認為我對艾氏不佳，把他的衣服畫得太不漂亮。誰是誰非，只好讓艾氏自己評斷，希望他不要說又受了傷。

老頭兒笑臉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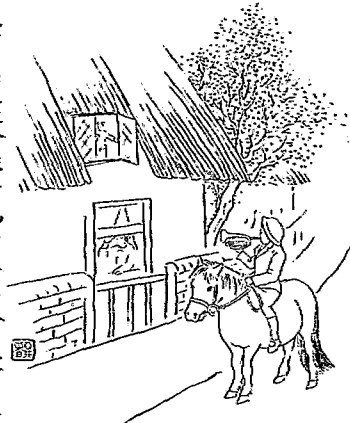
蕭先生名樂道，號竹禪，原籍英國納沙克省（*Nassau*），出生於倫敦。其姑隱其原英文姓名。現年二十八，因曾在北平桂林香港昆明前後住過三年多，能說北平話，也可以同廣東人談得來。對於吾國文學有相當研究，最喜歡念佛，據說曾在昆明華亭寺中與一僧侶共膳宿半年。可打坐，能圓光，故有中國法師。

蕭先生是一九三九年夏季回國的。在船上遇見我的朋友朱齊，打听得我也曾在廬山上學過佛，彼此來往漸密。他寫信給我，齊稱小弟樂道，對我則曰小洋鬼子竹禪，這簡直是儒釋分明。



機 德 之 下 光 日 鴉 群

九十二



說來慚愧，飛只在歷山上住過，說來警作則不敢。誰知那時山寺協和吳寅鶴人等請大居士正請了天虛法師在大林寺大林寺講經。日法師說話是下江口音，恐怕有些甚男信女聽不懂，吳師說說普通話，真把我怔住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不但是把我怔下了山，卻一重跑到英國來住了這麼些年。現在又遇着竹禪師，佛法真是無邊。我這想法網是不可說的。

還是林清先生吧。他白留未打有經濟研究學問，得着高級學位後再到中國去。那些歐洲窮苦器備二編師發。他背後思量，深悔不該回國，有吸沒有幸還。不久戰事果然爆發了，他的愁思益深。甲他年富力強，適早是至徵發入伍的。他辭為肩律法，戒殺護生，自認良心道責，無論如何不能去當兵作戰。英政府也怨肯為人民設想，如果思長

戰有充分理由，經過試驗後，可免兵災，而派在後方服務。這於清先生。

滿老先生已過七十，是一位忘君愛國的英雄主義者。只生了滿先生這個獨子，極希有望他能奮身殺敵以光門楣而振起大不列顛的固有威風。一旦發現他的兒子並不願意去當兵作戰，這位老先生氣得全身直抖，好像得到皇上羞辱似的。他，不知滿先生說話。滿先生孝思不置，處境如此，真是進退兩難。

結果清先生還是當了兵，是一個開始受訓練的小兵。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後，居然擢升到陸軍上尉(少校)。這在英國陸軍中是不錯的職位，我以為與我國團長相彷彿。最近他從倫敦來牛津看寶貝齊

和我，住了一天半，同我們談了許多過去的事，也告訴我們他當小兵時的苦況。我問蒲老先生怎樣，他答：老頭兒笑臉重開了。

蒲先生到底是很幸運，蒲老先生尤其幸運。還有子元上尉。

重建新不列顛 (Rebuild New Britain)

有的說英國人真的凶惡，他們正在和生死決鬥的當中，戰爭尚未分勝負，卻要那麼好像潤着沒有爭幹的樣子，糊塗的討論怎樣重建新不列顛。其實這不足證明英國人有信心的堅強。要不是自信必勝，何能為將來設計。既首事必先爭奪制勝本，則已自信斷無敗北之理。

近代戰爭的破壞力真可觀，尤其是從空擲下沒有眼睛的炸彈。倫敦已非七八年前最初時的倫敦。英國全境工業區域，多少可看出炸彈傷痕。敵人月極新式坦克發射機毀之具未罷擊，所產生結果並不如外面傳言的那樣壞，這不得不歸功於英國國防之完備而使敵人不能逞其所欲為。雖然，倫敦和其他城市已有破壞，卻不能否認。有破壞就有建設，要建設必須爭先著劇。時於是向前進展的，遲緩不可能。究竟怎樣重建新不列顛，局部建設，全部建設，集體建設，分區建設，傳統建設，摩登建設，那樣這樣，說說說，正是英國人現在討論最熱烈的一個大問題。

英政府新添建設一部，任萊茨子爵為部長，徵集



赫德公因演諸之者潛而贊在的氣

全國具茶軒、城市設計專員、經濟專家等日夜討論，爭辯怎樣建設新不列顛，並隨時接納民眾意見而備詳用，他們不僅是在說，卻已開始在幹。

本晤士報及其他各日報，幾乎每天都載有這類言論和通訊，圖書報載並出專號，同時在集讀者會議，直敲門於全國國民居室；工作、教育、衛生、娛樂諸新計，應想到的都想到了。

我卻對於重建新倫敦，這一點很關心，大概因為我在那裡住得久，非常想知道將來最後的新倫敦是怎樣。有的主張把一半已經被炸毀的古代有名建築物照原式造出來；有的主張像紐約多道摩天因而鑿出不少空地。一天某報上登載一幅「擬新倫敦圖樣，把英國國會巨厦和雷宮寺四週不相干的房屋拆除，變成瓦線油油的草地。我看從前直大時起來，現在批著倫敦雜報，一書中談到，要是國會四週沒有房屋，那就更偉大。豈不是所見相同也嗎？這次戰爭能幫助我的理想實現。

說來很奇怪，這個重建新不列顛問題，那一班稱德公團（The Deeds）自由講演者也居然在劇烈討論着。我總愛着他們演講時的姿態，更是他們那種滑稽而隨扭扭的神氣。見也好，兩也好，他們不把意見說完是不會走數的。從空中落下一兩個炸彈，他們那在手，即使倫敦全被炸毀得片瓦無存，恐怕我還可對稱德公團去連罵罵他們。

真的，英國人就有那股勁兒，都在爭辯要重建的新不列顛微笑。

572
447427

KBC
3
956.1